

文化宗教

朱淑贞与她的《元宵》诗

中国封建时代，对女性禁锢的道德规范。除了众所周知的“三从四德”，还特别提倡崇尚所谓节烈贞操的“从一而终”。对守寡终生不改嫁的，地方官必然向上申报，立牌坊旌表，并把她的事迹写入方志的《烈女传》以示后人。故父母对女儿的教养，都以《列女传》和《女儿经》、《闺训千字文》作为准则；丈夫对妻子的看管，亦以内主中馈，严守闺训作为规范。尽管如此，亦不免有逾墙钻穴的逾矩行为，如汉朝文学家宋玉所说的“东家处子，登墙窥臣者三年”和同时代的寡妇美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隋朝权臣杨素侍妓红拂女与李靖私奔等佳话。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的自然属性本能是任何严刑峻法所不能禁止的。古人笔下亦有许多有关男妇私情韵事的描述。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以欧阳修《生查子》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为形象。

偶然读到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的一首《元宵》诗：

火树银花彻夜红，漫天歌吹舞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经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把她与情人幽会的情景和心态写得非常具体逼真。在“金吾不禁”，火树银花，歌舞狂欢的元宵，在月影“朦胧”的阴暗处，“新欢入手”本属畅快的事，但因为名分不正，故“愁…怕被人发觉而匆匆完事，而“愁忙”的片刻幽会反而感到特别的刺激，刻骨铭心的情景，经常重现于美梦之中。如果这片刻的“缱绻”经常在月下桑中重演多好呢。因此宁可舍却把酒赏灯的女伴欢聚而去与情郎度此千金一刻的幽欢，因为明年此时未必再有此机缘了。正如欧阳修《生查子》说的“去年无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后人对这位女词人把自己隐私坦然自

白，不但不被指责为淫奔不贞，反而同情谅解。当读到她其他词句如“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稠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江城子·赏春》）又“小院湘帘闲不卷，曲房朱户闷长扃。恼人光景又清明。”（《浣溪纱·清明》）又“应念陇首寒梅，花开无伴，对景真愁绝。”（《念奴娇》）便知她的婚姻家庭并不美满，故常抱孤衾冷枕寂寞无伴的幽怨。作为多情多才的青年女子，让旧欢、新欢的情郎闯入生活自不可免，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足够的胆色是不可能突破森严闺禁的藩篱去追求那怕是片刻的幸福。且看她的简单介绍：

朱淑真，宋钱塘人（今杭州市），号幽栖居士，因丈夫庸俗非偶，故诗词多幽愤哀伤情调，后人把她的遗稿辑为《断肠诗集》、《断肠词》传世。